



广场 生死观

病房笔记之七

## 生死观：躺床15载，他的最大幸运

痛苦如此切身，我不可能用那种康德式的、密尔式的纯粹理性效益去做出道德判断，我只能回答，生命是痛苦的。

Muk Lam | 2017-10-21



图：Alice Tse / 端传媒

一岁的脑瘫病患躺在床上，呼吸机很吵，她却睡得很熟。“她是有需要才入院，还是接下来都要长期留院？”我问。医生回答：“她从出世起就没出过院.....这是文化差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高加索父母往往更愿意拔喉。至于华人父母.....”

## 15岁

一个病人躺在床上，浑身上下只有眼珠子动来动去，对我们的出现毫无反应。我们围在他的床边，专心地抄笔记，不作其他想法。这并不是麻木，只是一种Specialization；不工作时，我们可以是喜欢无病呻吟的文青，但工作时，我们的职责是使病人好过一点。就像血统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也不会去快餐店买早餐时不断在默念“眼前的店员姐姐不只是店员，她也是人，有自己的感情、目标与家人，我们要拒绝异化.....”，而不是考虑要点什么餐。医院并不是让受薪者感怀身世的地方。

“你们觉得他多少岁？”医生问。

我们翻翻病历，噢，15岁。我还以为他要更年轻一点。

“你觉得他的病是第几型呢？”

我抢答：“第二型，因为第一型患者通常在两岁前就过身了。”

“嗯.....世上总有例外的嘛。他就是非典型的第一型患者。”医生续问：“好啦，既然他已经15岁了，为什么他的智力似乎没有到达15岁的程度呢？你知道，患者的智力通常正常.....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有种晕眩的感觉。就像徒手捧著一碗刚煮好的面朝餐桌前进，一路上只感到饥饿，快到达餐桌的那一刻，才忽然发现那碗面烫得无法忍受，痛入指骨。

曾经接收过的无温度文字信息，在现实面前开始烧灼。一直在潜意识下被隔绝的过份同理心，如同越过堤坝奔腾而下的洪水：如果我以目前的心灵状态，像这样躺在床上，15年

---

我为他的智力缺陷感到无比庆幸。

# 1岁

另一个病人比较幸运，只有一岁。因脑瘫躺在床上，呼吸机很吵，她却睡得很熟，我们怎么折腾也吵不醒她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却踌躇著难以启齿，最后问了一道非常迂回的问题：“她是有需要才入院，还是接下来都要长期留院？”

同学们投以惊诧的目光，因为我问了个笨问题。医生也失笑道：“她从出世起就没曾出院。”不知道是他读出了我的本意，还是单纯的有感而发，他又补充道：“这是文化差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高加索父母往往更愿意拔喉。至于华人父母.....”

虽然社会一直提醒我们Don't judge，但一个人是不可能不judge的。我们不可能，也不需要逃避道德直觉。所谓Don't judge，不过是一种自省工具而已，不断提醒自己：一、不要把自己的判断宣诸于口，以免伤害他人；二、因为自己没有perfect information，所以判断未必正确。

是的，世界上没有人会有perfect information。就算是深爱孩子的父母，不管他们有多爱孩子，山那么高的爱，海那么深的爱，时间般永恒的爱，他们也永无可能感受挚爱的孩子的感受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和褥疮同床的感受，四肢不属于自己的感受，生存的感受。

为孩子作出生死的抉择，名义上是当孩子的代理人，实际上却反映父母的人生观。那些悲观的、软弱的，认为生命充满痛苦的父母，自然不忍让孩子受苦。那些乐观的、坚强的，认为生命是神圣的、是命定克服挑战的父母，也会要求孩子同样地坚强。是不是每个有病的孩子都在受苦，我不敢肯定。是不是每个孩子都那么坚强，应该那么坚强，我也不肯定。

## 答案？

我曾看过一套非洲大草原的记录片。狮群狩猎时，喜欢咬断猎物的喉咙才大块朵颐；鬣狗却不费心处理气管，猎物一倒地，他们就直接扑到大肉块上开餐。

在记录片中，一只被鬣狗群追捕的水牛前腿骨折，不支倒地。鬣狗群随即扑到她臀后，争相撕咬她的屁股。她还没断气。鬣狗们咬下大块肌肉，可以猜想他们的吻部将从这道缺口

长驱直进入她的盆腔。她前腿跪地，头部扭向摄影机的方向，不住地悲鸣。

这么多年过去，我一直无法忘记这幅画面，她黑色的双目鲜明如同烙印。生命是痛苦的。这就是我的注解。

我成长的过程中，又发现了生存之痛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。

历史中，许多人想活，却在绝望、痛苦、悲愤、迷茫中死亡，最终化为死亡数字流传青史。历史下，许多无名的小人物莫名其妙地被生下来，没有人爱，没有人尊重，然后莫名其妙地死去。来到信息年代，他们的故事或许会被写到社交网站上，换来一些like，一些转发，一声叹息或者一丝心痛，and that's it。

病者不被时代或意外折磨，但出问题的却是最亲密的身体：人生从核心部份开始崩塌，世界对你那么友善，亲人朋友都乐意见你活著，身体却自顾自地腐朽，让你的愿望从“活下去”变成“不要再痛”。也有些人身体没问题，心却生病了。病者告诉我，觉得死了就不用面对人生了，我好想睁大眼睛高声应和，“是的，我明白的”，自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问题从来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生存本身，我都明白的，生活有多么的痛苦，人生又有多么地不堪忍受——但这不是正确答案，起码不是试卷上会出现的那种标准答案。

**Don't judge.** 我不能论断让生病的孩子继续生存是不是对的、道德上正确的。痛苦如此切身，我不可能用那种康德式的、密尔式的纯粹理性效益去做出道德判断，我只能回答，生命是痛苦的。生存就是痛苦。这就是我的答案。

## （病房笔记之七）

生死观



如果你喜歡  
就分享給更多人吧



---

## 热门头条

---

1.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《逃犯条例》修订，创回归后历史新高
2. 反《逃犯条例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
3. 【616遊行全紀錄】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，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
4. 香港反《逃犯条例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
5. 从哽咽到谴责，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
6. 李立峰：逃犯条例修订，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？
7. 零工会神话的“破灭”：从华航到长荣，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
8. 读者来函：望当局能知《逃犯条例》进退——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
9. 盾牌、警棍、催泪弹，19岁少年在612现场
10. 联署风暴、素人街站、组队游行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？

---

## 编辑推荐

---

1. 英国已经陷入一场宪政危机，而下一任首相只会让情况更糟
2. 猝死的前总统，短命的穆兄会之春，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
3. 白信：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
4. 孔杰荣：香港“暂缓”修订逃犯条例，无法改变中国刑事司法丑陋现实
5. 叶健民：香港人小胜一场，但未来挑战更艰难
6. 催泪弹进化史：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，谁是数钱的大赢家？
7. 橡胶子弹、催泪弹和胡椒球，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
8. 林家兴：韩流涌入，“菁英蓝”vs“草根蓝”鸿沟愈来愈深

9. 叶荫聪：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

10. 互联网裁员潮，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

---

## 延伸阅读

---

### 生死观：一图入魂，他用镜头颠覆人们对白色巨塔的想像

拍摄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，黑暗中，只有快门的声音。纸片漫天飞落，冥纸散落在被暴力威胁的白袍医生身上。

### 生死观：「即使康复了，我仍希望当时有安乐死」

一点美感也没有。你被绑在不定时炸弹上，不合理地承受著庞大重力，你知道自己被投掷向地狱，但不准瞬间死亡，你要流著汗、流著泪、流著赤红的血，忍耐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，才得以解脱。

### 生死观：这堂「死亡课」，未来的医生放下科学，只学陪伴和告别

在“医学=治疗”的观念下，死亡被看作是医学的失败。“但这是医学对永生的幻想。死亡是进化演变的必然结果，医学必须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一点”，波拉克教授说，于是，他在哥大开了一门“死亡课”。

### 生死观：“爸爸妈妈，如果你们放弃我了，我也不会讨厌你们”

有时候，我看家人心疼地照顾我，带给我许多温暖和情意；有时，则感觉到家人对于我的存在很无奈，甚至带点怨气和敌意，让他们牺牲、操劳与被牵绊。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渴望被放逐，却又害怕被放弃。

### 生死观：离开病榻之前，那些男孩教我的事

谁不希望自己最低潮、最困难的时候，对方可以多陪伴和关心？可是那一条付出的界线在哪里呢？我多希望以前课本有教，何时要厮守、何时要放手，才是社会上的道德共识？

### 生死观：我站在人生列车的终点站，看人来人往

从急诊室到病房，短短一程路，轰轰烈烈，多少迥异的人生轨迹，到了这里皆殊途同归。就为了等家人告诉我，“是的，顺其自然吧”。

### 生死观：他的混沌，她的哭声，我难以回应

我在这边默默缝合他的伤口，婆婆隔著一层床帘嚎哭。她哭得很用力，她指控没良心的家人。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想法，结果我甚么也没说。

### 生死观：他们按紧了她那拔喉的手

当死亡临近的时候，病人几乎没法选择自己的生死，何谈值不值得？

## 生死观：她离开了，帶著我们的一无所知

我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病例。明明我们如此努力，找出最隐秘的线索，拼出那么自治的理论，最终却发现我们原来对她一无所知。